

近代赴美执教先驱者戈鲲化

苏明明

提要 戈鲲化是我国近代赴美执教的第一位对外汉语教师,也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走向世界的一位先驱。本文简要介绍戈鲲化的生平阅历和他在哈佛大学的对外汉语教学活动、特别是他在美期间编撰的对外汉语教材《华质英文》,希望引起对外汉语教学界对这位先驱者的重视与研究。

在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上,戈鲲化这个名字是非常值得一提的。对于戈鲲化的历史定位问题,目前学界尚有争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我国赴美执教的第一位对外汉语教师,也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走向世界的一位先驱。

戈鲲化字砚舫(一字彥员),生于清道光十六年(1836),安徽休宁人。关于他的家庭背景及其早年生活,由于资料缺乏,我们难知其详。在他长大成人的过程中,父母先后去世。据他自述:“余弱冠,读书不成,从军幕府。”他曾在湘军总兵黄开榜军中做幕僚,经历过湘军与太平军之间的许多战事,也曾饱尝兵燹流离之苦。同治二年(1863)前后到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任职,两年期满后移居宁波,又在英国领事馆任职。据说他在美英领馆工作期间颇受中外人士的称赞。

虽然科举不成,仕途无望,但戈鲲化依然胸怀大志,积极进取,这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可以看得出来。过四十岁生日时,他写了四首自述诗,他的朋友数十人写了总共六百多首和诗,合编为《人寿集》。他自己的其它诗作则编为《人寿堂诗钞》,也有师友为之作序或题辞。他的许多诗作关注民生疾苦,表现出一个服膺儒学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面对当时西方文明的传入,他的一些诗作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的震撼和由此引发的思考。戈鲲化在晚清诗坛并没有什么地位,不过作为一个身处社会边缘的普通知识分子,他的诗作足以让他问心无愧于自己的文人身份。

在英国领事馆任职时,戈鲲化曾经教授一位英国学生和一位法国学生学汉语。据说他的官话讲得比较好,尽管带有一点南京腔。他对西洋特别对美国有一定的了解,善于同西方人打交道。对于西方的新事物和新观念,他也抱持一种难能可贵的开放态度,不像当时一般读书人那么守旧。后来他又教一个美国人杜德维(Edward Bangs Drew)学汉语,正是这个学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此人时任宁波税务司,正受上司赫德(Bobert Hart)之托寻找赴美担任哈佛大学中文教师的人选。戈鲲化的教学经验和文化素养,使得杜德维认定他就是赴美任教的合适人选。戈鲲化也坦然接受了杜德维的推荐,踏上了被时人视为畏途的美国之旅。

1879年7月2日,44岁的戈鲲化从上海搭乘英国轮船赴美,近两个月后抵达波士顿,开始了他在哈佛大学的教学生涯。作为登上哈佛讲台的第一位中国教师,他的出现在当地一度引起了轰动。根据事先签订的任教合同,戈鲲化在哈佛任教期间的课程设置、学生

人数、教学时间、教学方法等,均由校方根据具体情况统一安排。哈佛大学预定于1879年秋季正式开设中文班,计划每周上课五天,每天教师授课一小时,学生自学二至三小时,任何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报名,更欢迎那些对中国文史哲感兴趣的人、希望到中国任职、经商或传教的人。校内学生免费,校外学生每学年收取学费150美元。不过,在当时美国人的心目中,中国还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所以愿意学习中文的人很少。戈鲲化于1879年10月22日正式开始授课,发现他的学生最多的时候也只有五个。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班上只有一个学生,名叫George Martin Lane,戈鲲化给他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刘恩”。虽然学生很少,戈鲲化还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他的教学工作准备充分,内容丰富,又有技巧,因而深受学生和校方的好评。在次年的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他已是众人瞩目的校长上宾。

据说戈鲲化在授课时总是穿着清朝官服,以示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授课之余,他积极了解和适应这个全新的工作与生活的环境。为了工作、生活之便,他开始努力学习英文,很快就由原来基本上不懂、发展到能够比较随意地和美国人交谈,甚至可以翻译自己的文章和诗歌。这使他得以如愿结交一些美国的新朋友,而他的勤勉与适应能力也在朋友们中间传为美谈。

戈鲲化曾将美国的学生和以前在宁波教过的英、法学生做过比较,认为在学习的效果上,美国有些学生要强得多。两年下来,他的学生中至少已有一人能够流利地说中国官话了,这使他觉得很有成就感。戈鲲化的这位“得意门生”就是刘恩,当时已是哈佛大学著名的拉丁语教授,逝世后被《美国语言学杂志》誉为“美国最伟大的拉丁语学家”。大约是出于对语言的敏感和对新鲜事物的追求,这位大名鼎鼎的教授来到戈鲲化的班上,认真地学习中文,使戈鲲化深受鼓舞。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个家庭之间也一度交往频繁。刘恩在学习中文的同时,也帮助戈鲲化学习英文,两人一直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他们可能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史上较早的具有换学性质的一对师生了。戈鲲化曾赠诗刘恩:“未习殊方语,师资第一功。德邻成德友,全始贵全终。”诗后附有详细的英文注释。戈鲲化还特意在原诗上标出了平仄,以便他的朋友了解中国诗歌的吟诵方式。

戈鲲化是作为语言教师被聘任的,但他并没有停留在教授汉语的基础层面上,而是自觉地、积极地肩负起了传播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在杜德维预先为他准备的教学计划中,教材选用的是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67年编的《语言自述集》(Teach Yourself Chinese)。戈鲲化赴美时也携带了不少与中文教学有关的书籍,在美期间他自编了一本辅助性的教材,题为《华质英文》(Chinese Verse and Prose)。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本由中国人用英文撰写的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诗歌的教材,也可能是第一本由中国人编著的中英文对照的对外汉语教材。戈鲲化在序言中说明了编撰此书的缘由:“前年余膺哈佛特书院之聘,航海而西,以华文掌教之余,学英语,习英文。嫌隅右梵,庶几似之。继与诸博雅讨论有韵之文,彼亦慕中国藻词之妙。只因书不同文,方心圆智,未能遽凿破浑沌。屢索余诗,爰取《人寿堂》旧作四首,又至美后所作十一首译示之,并附诗余尺牍各一。译竣,墨诸版,用副诸博雅殷殷切问之意云尔。”

在《华质英文》的“例言”中,戈鲲化详细介绍了中国诗歌的特殊形式,强调其独特的节奏、韵律和音乐性。对于难以体会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美国人而言,这样从形式方面人手

更便于他们在比较的基础上了解中国诗歌的特殊性。书中选编的都是戈鲲化自己的作品,这样既方便教学时讲解,也可向美国人证实自己的诗人身份。他给所选的每一首诗都注出了平仄,特别提醒读者了解作品的韵律美。全书完全是手抄的,当时可能印制了若干份,分发给学生和朋友们使用。这本教材对美国人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起过多大的作用,我们尚难断言,但是从对外汉语教学史的角度来看,作为中国人编著的一部特色鲜明的对外汉语教材,它的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戈鲲化在课堂之外的其它场合也常常吟诗、讲诗,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他的朋友卡迪斯(Benjamin R. Curtis)回忆,戈鲲化有一次应邀参加某俱乐部的聚会,在起立致意并用英文作了自我介绍后,随即拿出一份手稿,用中文抑扬顿挫地吟诵了一首诗。这引起了听众的极大的好奇心,一致以热烈的掌声要求他再来一次。戈鲲化于是再次站起来,背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然后优雅地鞠躬退席了。他的风度倾倒了其他的与会者。1882年1月到2月,卸任回国的杜德维在波士顿连续六天做关于中国的专题讲演,戈鲲化抱病出席了2月1日晚举行的第四场。他很乐意以中国人的身份向美国人介绍中国文化,先后吟诵了孔子的一段话,宋人的一首描写家庭的诗,和他自己写的一首赞美春天的诗。两个星期以后他就病逝了。

根据任教合同,戈鲲化在哈佛的任期为三年(自1879年9月1日起,至1882年8月31日止)。不幸的是他任期未满,就因肺炎医治无效,于1882年2月14日英年早逝。哈佛大学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由哈佛大学神学院院长埃福里特牧师(Rev. C. C. Everett)主持,参加者包括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Charles W. Eliot)、戈鲲化结识的一些美国朋友以及哈佛的众多师生。按合同规定,如果戈鲲化在任职期间逝世,他的妻子和孩子将被送回上海。为了解决他们回国后维持生计和三个孩子受教育等问题,埃利奥特校长还牵头成立募捐委员会,为他们募集了约四千美元的捐款。不久以后,戈鲲化的遗体和遗属在杜德维的护送下返回上海。

戈鲲化病逝后,波士顿的一些报纸用了大量篇幅报道了人们对他的感受和评价。有人说,“他是一位教师,不仅教部分人说中文,而且使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都获益匪浅”,他是“一个真正的绅士和学者,不管走到哪里,不管穿什么衣服,过什么生活,其素质都不会改变”。也有人说,他是“一个富有声望、内涵深刻的学者”,“他的脸上溢出高贵的尊严,他浑身都笼罩着安详”,“他不仅带给我们的街道一抹东方色彩,甚至东方式的壮观,而且带来了东方式的和谐。”还有人写道:“生活在美国社会,他按照美国人的方式行事;而回到家中,他就能让客人感到是来到了中国。这一点在许多方面都有体现。他很愿意学习《圣经》,也很尊敬《圣经》,但他知道该接受什么,也知道怎样用自己本国的哲学和宗教语言加以表述。”七年后还有人在著述中说:“至今剑桥人还总是提到他的优雅的性格和可贵的品质。”总之,在哈佛大学的三年中,戈鲲化以其优雅的风度、谦恭的举止和丰富的个性,展示出非同寻常、令人欣羡的文化素养,给所有接触过他的人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树立了一位中国对外汉语教师的崇高形象。

戈鲲化在美国的汉语教学和文化交流活动不幸过早地结束了,他的名字却永远留在了哈佛大学的发展史上。他所教授的中文班作为哈佛大学汉学研究的起源,被公认为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哈佛的汉学研究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逐

步确立了其在北美乃至世界范围内的领先地位。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应该追溯到第一位中文教师戈鲲化。现在的哈佛—燕京图书馆,以其丰富的中文藏书成为西方汉学书林重镇,而戈鲲化当年带去美国使用的若干中文书籍,正是这个图书馆的馆藏之始。戈鲲化编著的《人寿集》、《人寿堂诗钞》和《华质英文》,也分别收藏于此馆和哈佛大学瓦德那图书馆。他有一幅身着清朝官服、目光睿智的照片,至今仍悬挂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门厅里,让来访的人们得以一睹他当年的风采。

参考文献

- ①张宏生编著:2000,《戈鲲化集》,江苏古籍出版社。
- ②张宏生:1999,《传薪西洋第一人——记中国第一个到西方教授中国文化的学者戈鲲化》,陶文钊、陈永祥主编《中美文化交流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传薪美利坚》,《读书》2001年第2期。《中国赴美任教第一人——戈鲲化》,《中华读书报》2001年3月21日。
- ③周振鹤:《戈鲲化的生年月日及其他》,《中华读书报》2001年3月21日。《他不是中国到西方任教第一人》,《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9日。
- ④张 风:《戈鲲化——哈佛大学的中国教师》,《华人华侨世界》2000年第4期。《哈佛首聘中文教师戈鲲化》,《联合报》2001年7月19日。
- ⑤高思原:《哈佛大学的第一位中国教授》,《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7月30日。

(苏明明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上接第77页)尽可能读一点原始史料。开始有些困难,但坚持下去,读的多了,你就能逐渐适应,并会从中获得乐趣和多样的收获。

以上所谈,目的是帮助同学理清思路,掌握方法。学习是一件艰苦的事情,需要付出辛勤的劳动和汗水,但学习亦并非毫无规律可寻,只要思路对头,方法得当,就可以取得事半功倍之效。希望同学在刻苦认真学习的同时,也要勤于思考,不断总结,力争在得其要领的情况下,能从繁重的学习中解脱出来,真正感受到学习的轻松与快乐。

(耿 虎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